

# 蕭軍傳

張毓茂 著

蕭軍傳

张毓茂著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卢季野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费晓瑜

张毓茂 著  
萧军传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 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375 插页7 字数255千  
1992年7月第一版 1992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

\*  
ISBN 7-5366-1880-8/K·112

(平装)定价：5.15元



作 者 像

123784

## 作 者 小 传

张毓茂，男，1935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所属的研究所工作。1973年调到辽宁大学工作。历任辽宁大学校务委员、学术委员、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并当选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郭沫若学会理事。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和文艺评论。到大学任教后，主要从事鲁迅、郭沫若等作家作品和新文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又致力于“东北作家群”和“沦陷区文学”的研究。学术专著有《文学巨星郭沫若》（合著）、《萧红作品欣赏》（合著）、《东北新文学论丛》、《新文学论析》、《现当代文学论集》、《大学语文基础·现代文学编》；主编的学术专著有《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东北新文学初探》等。其论文和专著曾多次获奖。



萧军与萧红  
(1934年在哈尔滨)



《八月的乡村》出版时  
的萧军  
(1936年, 上海)



萧军在东北  
陆军讲武堂  
(1928年,  
左一为方未艾、  
左二为萧军)



萧军在上海鲁迅先生墓地

(1937年，右起：萧军、萧红、许广平、海婴)



萧军到达延安城时

(1938年3月21日)

萧军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后排左起第五人为萧军)





萧军在北京东坝河村劳动  
(1977年，时年70岁)



萧军、王德芬落实政策后摄于  
北京后海。  
(1982年)



萧军在辽宁大学  
(1979年，沈阳)



萧军在彭真  
家做客

(1984年1  
月26日在北京，  
左为曹禺，右为  
萧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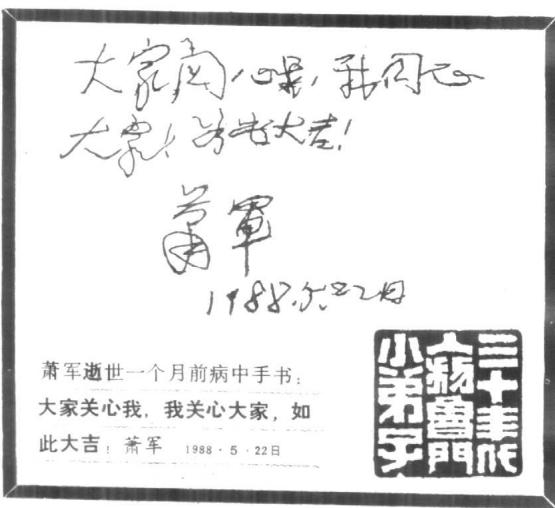
萧军与老友  
巴金、黄源重逢  
于上海

(1986年夏)



萧军在北京后海。

(1987年8月)



# 序

王德芬



我早就听说有几位同志要写《萧军传》，他们了解萧军，热爱萧军，敬重萧军，想让爱好文学的青年一代从萧军的文学作品和他的革命历程坎坷生涯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继承先烈们的遗志，在建设祖国的宏伟事业中，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做出更大的贡献。

张毓茂同志是完成《萧军传》的第一位。五十年代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时重点研究“东北作家群”。为了追求真理、解除疑虑，曾冒险访问过身处逆境尚未落实政策的萧军。对他提出的关于萧军的文学作品、历史事件、生活遭遇……等方面的问题，萧军都给予了热情诚恳的答复，从此建立了师生般的友谊。

毓茂同志大学毕业后，在辽宁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对

17904106

萧军的大量作品，杂文、散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进一步加深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予以分析评述，使广大读者深受教益。

这部《萧军传》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在出版前仔细拜读而感到遗憾，但我相信从他以前写的那些评论文章，他对萧军的深刻理解，他对萧军一生的总结和介绍，是会达到预期效果的。萧军生前曾同意毓茂同志为他写传的愿望今天得以实现，萧军在天之灵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我感谢毓茂同志的辛勤劳动，我感谢他对萧军的深情厚谊！

# 目 录

---

序	王德芬(1)
<b>第一章 童年(1907—1917)</b>	(1)
一、下碾盘沟村	(1)
二、祖父母	(4)
三、二叔和五姑	(8)
四、父与子	(12)
五、尝到了人间大寂寞	(20)
<b>第二章 第二故乡长春城(1917—1925)</b>	(25)
一、罪恶的大都会	(25)
二、萧军的“贝雅特利斯”	(34)
三、被学校开除了	(41)

<b>第三章 在军中(1925—1931)</b>	(50)
一、兵营中的诗酒生涯	(50)
二、“胭粉队”	(61)
三、一颗人头的故事	(67)
四、锐势队长	(71)
五、国难当头的时候	(78)
<b>第四章 两个勇敢的跋涉者(1931—1934)</b>	(84)
一、北满洲的娜拉	(84)
二、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94)
三、商市街	(104)
四、《跋涉》	(109)
五、“啊，祖国！”	(113)
六、遥望灯塔	(121)
<b>第五章 崛起于左翼文坛(1934—1937)</b>	(130)
一、鲁迅的关怀与指引	(130)
二、《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	(146)
三、最初的裂痕	(157)
四、巨星陨落	(166)
五、狄克们的伎俩	(175)
<b>第六章 投入抗战洪流(1937—1940)</b>	(182)
一、从上海到武汉	(182)
二、临汾	(190)
三、“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	(199)
四、黄河之恋	(207)
五、巴蜀风雨	(222)

<b>第七章 延安岁月(1940—1946)</b>	(229)
一、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229)
二、下乡务农	(240)
三、迎接胜利的日子	(246)
<b>第八章 “千秋功罪知无舛”(1946—1951)</b>	(250)
一、“游子赋还乡”	(250)
二、“《文化报》事件”	(256)
三、放逐煤都	(266)
<b>第九章 京华烟云(1951—1988)</b>	(271)
一、“春天里的冬天”	(271)
二、《第三代》	(277)
三、《吴越春秋史话》	(283)
四、十年浩劫	(290)
五、“白云原自一身轻”	(304)
<b>后记</b>	(320)

# 第一章 童 年

(1907—1917)



## 一、下碾盘沟村

萧军，原名刘鸿霖。1907年7月3日生于辽宁西部山区一个叫下碾盘沟的山村里。当时，过个村子属于辽宁省义县沈家台镇管辖。这里，既没有旖旎的风光，也没有富饶的资源，更没有古老的文化传统。偏僻、贫困、荒凉、落后，是个地地道道的穷山沟。萧军自己也慨叹地说：“我的故乡并不美丽，只因为它曾经生养过我，有时还怀念它。”（《我的童年，第二章故乡》）

下碾盘沟村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不知道。只知道另外还有个上碾盘沟村，彼此距离有八里左右吧，也许是这里以前出过碾盘石的缘故。反正这样的山村在东北多的是。从来也没有人去考证过它们的历史由来。居民们大都是从关里的山东、河南、直隶一带逃荒的移民和发配的罪犯们的后代。萧军的祖先据说就是由山

东移来，已经有了十三、四代的历史了。

萧军出生的时候，下碾盘沟村约有二、三百户人家，全村坐落在一道漫山岗的山脚下，从西向东像一只大蝙蝠似的伸展着，村前有一条小河，什么名字呢，也不知道。从地图上看，它是属于小凌河许多无名支流中的一条，这条河是所谓的季节河，河床虽然有一里多宽，但平时大部分是干空着的，遍布着圆滚滚的石子或菲薄光滑的石片。只在河床中心有一条窄窄的水流长年流淌，水是那样的清湛，河底的卵石、苔藓，游动着的小鱼群，都清晰可见。夏天，村中妇女们坐在河边洗衣服，捶衣棒响起清脆的声音，溅起银白色的水花……河流在崖角转弯处，也能汇成深潭。这里可就是孩子们的乐园了。夏天他们甩掉身上的破衣服，光着屁股像青蛙似的扑冬扑冬跳入潭中，游泳嬉戏，吵嚷打闹，不小心，有时也会淹死人的。当然，最可怕的是夏天暴雨季节。听吧，雨声、雷声在山谷中轰鸣，简直像天崩地裂一般，接着山洪冲下来了，河水立即暴涨起来，奔腾咆吼，有如千军万马在呐喊冲锋……。每年在这时候，总有一些房屋、田地、牲畜被洪水冲走，村民们对大自然的残暴威力，怀着一种神秘的恐惧。老人一本正经地告诉孩子们说：涨水的时候，到处是红灯，到处是戴着红缨帽的神，他们统率着千军万马，喊啊，叫啊！叫什么呢？神叫到谁家的田地，田地就冲了，叫到谁家的房屋，房屋就冲了！果然啊，第二天一看，人们认为该冲的却什么也没动，认为冲不到的地方，却成了“河身”啦！……那么，河神是什么呢？村民们认为就是鳌，所以他们轻易是不喊“王八”这两个字眼的。那些在河边有田地或房屋的人，更虔诚地用石块垒起小庙，用木牌写着“供奉河神之位”放到小庙里供起来，无非是想同河神拉拉关系，在涨大水时能格外给自己以照顾。黑暗的旧时代啊，在下碾盘沟里，同样也生活着闰土、祥林嫂式的劳动者。

过了河，南岸的山势就变得险峻雄伟了。一望无际连绵不断

的群山，像蓝色海涛奔涌而来，到了村前突然崛起一座高峰，宛如若干小金字塔集攒而成的大金字塔。村民们自然没有去过埃及，自然也不晓得金字塔是什么劳什子，在他们眼里，这是一尊跌坐在群山丛中的大肚弥勒佛像，是吉祥的象征，是会给他们带来福气的，然而，山上却是很荒凉的，没有苍松翠柏，也没有郁郁葱葱的大森林，除了长着一些荆条，苦叶之类的灌木，就是怪石裸露，沟壑纵横。对于下碾盘沟人来说，大自然实在太吝啬太严酷了。不过，恶劣的自然条件磨练出他们吃苦耐劳、坚毅勇敢的精神，这在萧军的性格上似乎也留下了明显的烙印。

在这丛山峻岭中，那时候与怪石、草莽为伍的是一群群杀人越货的盗匪。当地人叫他们为“红胡子”“马鞑子”。他们“绑票”、“砸孤丁”，打家劫舍。其实，这些盗匪集团的成份是很复杂的。他们当中的一些野心家和统治阶级勾结，为统治阶级利用，但多数人却是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自发起来抗争的贫苦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他们勇敢奋斗，却找不到出路，在没有取得先进阶级的领导时，或则被官府镇压下去，或则成了野心家换取官爵的工具，被官府招安编级，结局总归失败。尽管如此，这些“绿林英雄”们的武装活动，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使得那里民风剽悍，崇武好斗。萧军的亲属和邻人中就有不少这样“绿林英雄”人物。萧军后来承认：“坦率地说，我幼年时也是崇拜这些‘英雄’的”。（《我的文学生涯简述》）那时候，对于万山丛中传来的火光和枪声，曾经怎样激动着萧军的童心，引起过他多少悠思遐想……。当然，作为孩子，萧军当时还不可能懂得他心目中的那些“英雄”，全是被抛出了正常生活轨道的亡命之徒，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徘徊，狼奔豕突，……然后一个一个被黑暗吞噬了。

是啊！童年，火光、枪声、呐喊、深深的苦难……。